

在乌什

郭峭峰

乌什境内的大山连接处,烈风横贯。这个边陲之县在新疆南部,天山山脉凹凸于它的北侧。阳光之下,山口的风,以冰冷的穿透、再穿透,呈现它的粗粝和蛮横。你以为,可以站立初冬的风暴之中,在开阔的视界,照样观赏地质构造的曼妙,甚至去嗅闻阳光里古朴的甘香。确实,只需十秒,你将屈服于风的意志。山口的风,如飞行的集束匕首,故意坦白,态度暴烈。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甘拜下风,是不必羞愧的。那是规避对峙,那是将万物轴心的轮值权限,交给大自然把玩一下的器量。不然,除了骄纵无理,还能如何解释?

曾听过,原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徐国贤将军形容天山之冷,当年从口里进军新疆时,他任解放军一野一兵团所属步兵第五师师长。午夜,官兵在天山上解手,手里会拿一根棍子,边解手边敲断迅速凝成的冰柱。当我在乌什的山口,推开车门探出一条腿去时,轰然一声风响,即刻使我信服了将军对极寒的描述。

1986年11月,军用中吉普和丰田巡洋舰组成一支八辆车的队伍,从阿克苏地区行署出发,途中将翻越天山系的英吉尔山,

当年在小菜场买带鱼,会遇到一个发髻盘在脑后的老太太,穿着洗白的旧布衫,手拿一把剪刀,说是要免费替你刮鱼腹取出内脏,剪去鱼头鱼尾巴。做妥后,她再用小刀片给你刮鱼鳞。带鱼鳞与其他海鱼不同,不是一片片的,而是一层像包浆似的光泽的银膜,它含有磷、维生素、蛋白质等。老太太刮下来后,积少成多卖给药房,也算是一种生计。

带鱼的腥气比较重,故那时候上海人喜欢吃爆腌带鱼,把它切成一段段,加料酒葱姜去腥,盐腌半小时后,沥干,一段一段放入锅里,煎得两面黄,再用筷子一一搽到碗里。一家煎鱼,浓烈的香味在空气中弥漫整条弄堂,久久不散。当时上海菜场的带鱼,大都是复兴岛渔业公司船队在舟山渔场捕上来的,还有浙江支援上海的,都是清一色的东海带鱼,俗称“东带”。因为是使用渔网捕捞的,所以称“网带”,优点是产量高;缺点是卖相欠佳。带鱼作为一种深水海产,对水压等生存要求比较高,它们在被捕捞出水时已经死亡,而且鱼鳔也因压力关系而破裂,身子因在渔网中挣扎摩擦,银膜斑驳,有的甚至鱼肚挤破,影响了外观。

与“网带”相对应的,叫“钓带”,那时

秋风吟

那秋生

清秋之际,忽然想起毛泽东1961年写的《纪念鲁迅八十寿辰》:“鉴湖越台名士乡,忧忡为国痛断肠。剑南歌接秋风吟,一例氤氲入诗囊。”为什么秋天最容易令人动情?最早的影响,就是来自东汉武帝刘彻的《秋风辞》:“秋风起兮白云飞,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”爱国诗人陆游《秋风曲》曰:“秋风吹雨鸣窗纸,壮士不眠推枕起。”这正是:古今同感,心有灵犀。秋瑾女侠临刑前夜,在狱中写下了“秋雨秋风愁煞人”七个字,成为她的精神密码。其实此句并非是秋瑾的原创,而是中国传统文化血脉的回响。

那天,根据导航指示,我小心翼翼地将军车开进了一条逼仄的小巷子,蜗牛般慢慢往前移。

没办法,我就是这么笨,开车多年,倒车水平一直不见长进。但凡是那种窄路,两车相逢,必有一辆往后退让的,我都不敢往里开,生怕自己的车进得去却出不来。

好在这条巷子是单行线,心里的那块大石头略略往下放了放。停好车,到了游客中心,才知道这条羊肠小道就是福庆街,它所在的位置,属于大名鼎鼎的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区。

潮宗街原名朝宗街,因朝宗门而得名。为什么“朝宗”变成了“潮宗”?有人说,这条街离湘江很近,潮气重,久而久之,“朝”变成了“潮”;也有人说,当地居民常去湘江挑水喝,路上难免湿漉漉的,“朝宗”慢慢变成了“潮宗”。

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区里面有很多小巷子,对于我这种毫无方

烟,是消遣,是从板结的注意力中脱离一下。此外,把一根手工制作卷烟,尽量完成得精致,其中隐约含有审美快意。

视野里又出现一个坡顶,上面有几棵枯树,数间土房,这是路上一再重复的画面。这次不同,远远望见山顶有牧人走动,他应该也望见了盘山而上的这支车队。一眨眼,牧人不见了。

约半小时后,车队在刚才视线中的那个山顶短停一次,离灾区还有多个时辰。县乡派人骑马过来,在这里接待了一下。有几个牧民在忙忙碌碌,刚刚宰杀的羊,挂在木架

苏浙两省沿海渔民在小钓船上,左右各放下两排延绳钓,每条钓绳上有多个带饵料的扎钩。“钓带”的带鱼灿然如银,完整无瑕,好看。但产量远不逮“网带”,价格贵。在上海菜场根本看不到,可能送到大饭店了。

“钓带”出水,偶尔有意外惊喜,一条的尾部有另一条带鱼咬着,有时甚至有两条衔接着,一拖二,这是带鱼为救援上钩的同伴,

想把它拽回到海中,孰知自身难保。有人说能一下子钓上数十条,谬也。清代画家兼生物学家聂璜《海错图》云:“无数十条结贯之事,浪传之言,不足信也。”说一下子能钓上数十条头尾相咬的一大串,那是《吹牛大王历险记》里的童话,非现实。有趣的是,带鱼还能直挺挺地靠背鳍波动游弋,像人走路一般,睡觉时也是直立的。

现在上海市面上,大黄鱼、梭子蟹、乌贼鱼(墨鱼)等,基本上是人工养殖的。就拿大黄鱼来说,野生的卖到千元甚至万元一条,一般人想都不会想。而养殖黄鱼一条几十元,可以买回来烧上海人喜欢的雪菜大黄鱼汤。

近年来养殖带鱼已然成功,养殖池塘增殖机械等高压培育出来的带鱼,成本高,造价不菲,超过野生的,不合算。所以我们现在吃的都是野生带鱼。

还有现在市场上鱼贩卖的带鱼,都说是“东带”。其实哪来那么多?若要识别,也不难。“东带”与他国的带鱼相比较,如“印带”(印度带鱼)和“泰带”(泰国带鱼)等,其条子又粗又长,银鳞澄澄亮,腹部无破损,可谓相貌堂堂。而“东带”的条子较瘦小,鳞片较暗,个别可能鱼腹已破,其貌不扬。倘若你以貌取鱼,买回的大半不是“东带”,鱼肉粗粝,鱼骨粗大,不好吃,“中看不中用”。

要说吃口好,非“东带”莫属。它们生长于冷暖海水交汇的舟山渔场,饵料富饶。加之六七十米的水深,又恰到好处。因为水浅了,鱼肉失之于松;水深了,鱼肉失之于紧,如南海带鱼。故“东带”的丰腴鲜嫩,不能不说得得天独厚。

夜光杯

向感的“路盲”来说,“迷路”是几分钟的事。不过,可能因为有朋友带路,我并没看到传说中的口袋路。老城里面的房屋密密麻麻,大宅子挡住小巷子时,小巷子就变成了口袋路,有些地方称这种路为“死胡同”,有些地方称这种路为“断头路”。遇到这种路,总不能穿墙而过,但原路返回时,将两边的风景再看一遍,想必又是另一种人生况味吧。

这些小巷子不像北方的路那样横平竖直,有的七弯八拐,有的走着走着忽然来了个直角弯。有的巷子特别窄,对面若是来人,双方都侧了身子,依然难免“亲密接触”。

比如那条名叫烟霞的小巷子,窄得几乎只容得下一个体型正常的人通行。那么窄那么小的

子上。

驶上山顶时,四处是积雪。猜想,车队已经攀越了雪线。在某个海拔高度,终年积雪量等于融雪量,那个位置即为雪线。

风声在山谷里响,山顶的风却不大。天蓝得像一块布,伸手几可拉扯。这里的能见度之高,已达到我的神经记忆之最。我有点晕眩,是视网膜对骤然 的超常清晰不适应了,还是因海拔偏高?第一次在雪线之上,身体有一种轻盈的浮动感,仿若远离了尘世的凉薄。冰涩的气流之下,山顶的一切是那么清凉、清洁、清新。在这个制高点,千米万米都在你的视线之内,比你低矮的一切,一律变得萌萌可爱。

所有人都走进土屋,端起一碗热腾腾的奶茶。我走到土屋外,走近两棵枯槁已久的树。它俩生长在这个坡顶的时间应以百年计,应是两棵雪松,树冠早被吹下山去。粗大的树干,或是根系丰富的原因,枯槁了也不倒,充当着山顶的两根拴马桩。它们最后 的时光,会在暴风、暴雨或暴晒中终结。它们消失后,过往的马匹会有恍惚,那是在寻找旧友。

现在,一匹黑色的马,被拴在枯树上。马的安静,看出它很习惯被安顿在这里。我上前去,发现它尽管很关注我的出现,但没有过分警惕。在我生活的城市,不是那么容易接近马,我对马的了解粗浅。马的一对杏眼,一直给我灵性的印象,我曾在最娴静的少女脸上,看见过马的眼神。坦白说,这是我第一次把手放在马背上,它凉凉的体温让我紧张。我做了防备,包括它不悦地竖起前蹄,甚至愤怒地蹬踢我的身体。都没有,这匹黑色骏马低垂着纯净的眼帘,文雅地踢动着它的后腿,似在鼓励我靠近和抚摸它。我想和这个飘逸的自然之子,做更多的交流,但对马的无知,让我束手无策。我无法像

们坐在手机屏前,也认真而专注,还时不时在聊天区和老师互动。

我们共有六节免费课程,学唱六首歌曲。第一堂课学的是《东方之珠》,这是为庆祝香港回归而创作的,深情优美,要唱好它先要掌握运用气息。老师在屏前娓娓道来,还用手势比画,通过肢体语言,形象又易懂。手机屏前学员千余人,大多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,也有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,还有从没开口唱过歌的零基础学员,他们在网络前破天荒地首次亮嗓,让大家都有了信心。正如老师所说:“世上有两种耀眼的光芒,一种是太阳,一种是你努力的样子”,只要努力,一切皆有可能。老师还播放了92岁阿婆学唱歌后用美声高唱

线上学唱歌

吴 毓

巷子,两旁挤挤挨挨的,全是很别致很有情调的好去处。比如,这边有一家质朴却颇有韵味的民宿,那边就有一座素雅而又清新的小咖啡馆。

烟霞巷这样“隐蔽”的地方,就连在长沙生活了二十年的我都找不到,那些初来乍到的外地游客又怎么找得到?

同行的朋友笑我“out”了,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,她说,“这年头,没有游客找不到的地方,只要那地方足够好,足够有特色”。

想想也是,高科技时代,还有什么能够难倒一位激情满怀的观光客?

据有关专家解释,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巷子,其实暗藏玄机,北方人熟悉的过堂风,在这些小巷子里也能体验到,用专家的话来说,“越深的巷子,越能调节温



度”,在大长沙变身大火炉的酷暑时节,站在这些巷子里,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天然空调。

可能小瞧这些面目沧桑的小巷子,哪怕是一堵残墙、一座空门,都蕴含了或惊心动魄或荡气回肠的陈年旧事。潮宗门,长沙仓储业遗迹,时务学堂旧址,金九活动旧址,九如里公馆……即便是潮宗街上那六千五百块老麻石,都是那么地底蕴十足,它们见证了老长沙的辉煌,也记录了老长沙曾经受到的创伤。

从小巷深处走出,来到潮宗街的麻石路上,我听见笃笃的脚步声,那一刻,我的心里觉得特别踏实。那种踏实,来自对于过去的探寻,来自对于现在的热爱,更来自对于未来的无限期望。

里,吸满了怅然的意绪。马静静地细步回家,将在主人的莫名不归中,低沉长久。而诗人笔下的那个男人,将带着对马的思念远行,我无从猜测他的所有动机。只是,这位旅人心中满是幽怨已经注定。乌什的雪线之上,太阳照射过来,四周亮晶晶的,却并不刺眼。黑马和我各怀心事,都在积雪上投下小片阴影。站在乌什山顶,无论是我的心,无论是眼前的千里万里,都壮丽而安然。

三十七年过去了。一个幻象出现,1986年,被我轻轻抚摸的那匹黑马,和诗人王寅笔下的那匹马,在雪线之上渐渐重叠,成为同一匹马。诗篇中的雨水已停歇,拴马的枯树早已不见,乌什的太阳,照在湿漉漉的马背上。

出《我爱你中国》的视频,让我们一片赞叹。

第二堂课我们学的是《今天是你的生日》,这歌高亢饱满,音域颇高,老教师教我们如何打开嗓音,利用吞气法“打哈欠”,气沉丹田,用腹式呼吸,腰部发力,让音色嘹亮宽厚,传得更远。这要慢慢悟、勤奋练,常常是“一听就会,一唱就废”。为了能让我们更好地领会运用,老教师让我们拿出三件实物来练唱:一张纸巾学气息,一个苹果学共鸣,一根筷子学高音。我也渐渐领会了技巧,掌握了旋律节拍,演唱时保持微笑,发声要找“地仓穴”增强面颊肌肉,高音吐“nei”找黄金高音点,唱出共鸣让音色更洪亮浑厚,还要利用气息更好地表达情感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七夕会

你中国》的视频,让我们一片赞叹。

第二堂课我们学的是《今天是你的生日》,这歌高亢饱满,音域颇高,老教师教我们如何打开嗓音,利用吞气法“打哈欠”,气沉丹田,用腹式呼吸,腰部发力,让音色嘹亮宽厚,传得更远。这要慢慢悟、勤奋练,常常是“一听就会,一唱就废”。为了能让我们更好地领会运用,老教师让我们拿出三件实物来练唱:一张纸巾学气息,一个苹果学共鸣,一根筷子学高音。我也渐渐领会了技巧,掌握了旋律节拍,演唱时保持微笑,发声要找“地仓穴”增强面颊肌肉,高音吐“nei”找黄金高音点,唱出共鸣让音色更洪亮浑厚,还要利用气息更好地表达情感。

七夕会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,年过六旬网上学唱歌,让我生活更多姿多彩。



西地晚霞 (油画)董 慰